



民間故事

大老爷查荒

陈 浩等整理

作 家 出 版 社



K219
C371

內 容 說 明

這本書一共包括七個民間故事。這些故事都是很早很早流傳下來的。它們嘲笑了糊塗的縣大老爺，嘲笑了捧着金碗餓死的貪心人。它們也告訴讀者：太湖的烏龜山，為什麼水漲山高，是怕淹着誰呢？魯班師爺給木匠留下什麼好寶貝呢？哪個佃戶伸了伸腰，就把地主的大船沖散沉底了？

這些故事都很有趣。
而且富有人民性。

大 老 爺 查 荒

陳 浩 等 整 理

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朝內大街320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7號

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72.16:000 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 $\frac{7}{8}$ 總頁數

1958年8月北京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24000册

統一書號:10020·1010

定 價:(1) 0.07 元

K2-7
C371

目 录

大老爷查荒	陈	洁整理 (1)
黄鱼胶的故事	陈	洁整理 (3)
乌龟山	陈	洁整理 (6)
史白道	陈	洁整理 (12)
雨兄弟	徐	元整理 (14)
铁锄头和金饭碗	霍	然整理 (19)
望兒山	霍	然整理 (24)

大老爷查荒

陈 洁整理

从前，有一年夏天，一连多天暴风骤雨，太湖水涨，泛上岸来。大箕山山脚下一百多亩稻田，被湖水淹没了。

这年秋天，眼看没指望收成了，农民们想：

“秋里不但要饿肚皮，还要给地主缴租，给官家纳粮。怎么办呢？”

有几个农夫想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主意：上城里衙门报荒去，也许可以免粮。

荒是报了，一直没有消息。过了一个月，衙门里来了一个官老爷。一到乡里，先摆官架子，要鸡要鸭，要鱼要肉，大吃一顿，酒醉饭饱，倒头就睡；醒了又吃，吃了又睡。

整整吃了三天，官老爷方才想到查荒。农民把这位官老爷领到大水淹掉的荒田边上，只见稻子都已淹死，田里退去水的地方，长了些青草，那种荒蕪样子，叫人心里难过。

官老爷看到这些青草，大发脾气，一迭声大骂：

“混賬王八蛋！田里明明长着青青的稻子，怎說是‘荒’了！”

农民急着說：

“这是青草，不是稻！”

“还要强辯！先办你們一个欺君之罪，杀头充軍，打八
八六十四記大竹板！”

农民們被他罵得七暈八素，慌作一团，失了主意。官老
爷更神气了，要把他們捉到衙門里去。事情很紧急，突然有
一个老农民和顏悅色地走到官老爷面前，說

“这里的稻子，果真长得很好！”

这話一說，农夫們呆瞪着他。只見老农夫陪着官老爷，
領着他到大箕山山頂上，指着大箕山到西北面姚灣中間隔
着几里闊的湖面說：

“看！这一大片田都給淹沒掉了。”

官老爷朝白茫茫的太湖看了一眼，点着头說：

“啊！这一大片田的稻子都淹死了，这才是荒田。”

老农夫接着說：

“我們报的荒不錯吧？”

官老爷搔头摸耳地想了想，勉强地說：

“唔！这里的田免粮吧！”

臨走的时候，他还带了鸡、鴨、猪、羊等东西去孝敬上
司。农民們叫苦連天之下，总算免了粮。

从此，“青草当作稻，太湖看成田”的笑話，傳遍了太湖
畔。

黃魚膠的故事

陳 洁整理

東海邊上，住着一家子，丈夫是做木匠的，妻子在海邊捉些魚鮮過活。有一個晚上，雷聲隆隆，電光閃爍，大雨象傾盆一樣倒下來。小兩口子早早關上了大門。

剛關好門，就聽見有人重重的敲着門。小兩口同時咕噥着：“這樣雷雨夜，有誰來串門。”忙把大門打開，突然一股閃電，照得滿屋雪亮，青白色的電光中，只見一個白胡鬚的老頭兒閃了進來，頭髮胡鬚上掛滿了雨水，象一串珠子。

閃電熄了，木匠剔亮了油燈草。老頭兒微笑地坐了下來，脫去了身上的濕衣服，很不過意地說：

“雨太大了，我想在你家借宿一夜，天亮動身。”

“好吧！你儘管在這兒住就是了。”

木匠剛說完，妻子接着脫：

“看樣子，雨一下子不會停，你儘可住一晚再走，就是沒有棉被！”

小兩口子同時看了看床上僅有的一條夫妻倆合蓋的破被子。

“不要緊，我有被子！”老頭兒微笑着。

木匠看他只隨身帶來一條木扁担，衣服又全濕了，不禁問：

“老伯伯，你哪來被子哪？”

“你們只管睡吧！我坐一晚也不打緊哪！”

“不！我們陪你坐着聊天！”小兩口子几乎同时說着。

“你們真好……！省得你們操心，你借一个刨子給我，我們大家都睡吧！”

老头儿接过木匠遞給他的刨子，就自个儿到灶边，把刨子在带来的一条木扁担上飞快的刨起来。一忽儿，灶前堆滿了一堆堆又白又香又軟的木花，老头就钻进木花堆里睡了。过了一回，只听见他打起鼾来，好象睡得特別香甜。

天麻麻亮，雨也停了，木匠在睡梦中听到灶前悉悉索索的响声，老头儿起身了，摸摸衣服干了，穿上了身，弯腰就把木花整理起来。木匠睡糊糊地，只以为他是整理整理干净，不料他把木花团在手中，搓了起来。一边搓，一边吐些唾沫在手里。說也奇怪，木花象有了胶水似的胶合起来。木匠連忙推醒妻子，只見老头儿很快的弯腰取木花，很快地搓，一忽儿地上的木花都光了，在他手中却搓成了一条木扁担，就是他昨晚带来的原样。

木匠看得惊呆了，老头儿却只当他們睡着了，大声道过謝，开了門大踏步走出去了。

木匠跳下床到灶前一看，地上別說木花一片都不剩，連木屑都不留半点，不由得惊呆半晌，妻子提醒他說：

“这老头儿看来是神仙哪！”

木匠象大梦剛醒，跳起来叫道：

“对！一定是魯班祖师！他老人家拿着木料什么都能作成。連木屑都有用处。哈！一定是我們的魯班祖师来了！”

他高兴得衣服忘了穿，冲出大門追去了。

追出村子，只見老头飄着胡鬚在前面走，他大声地喊：

“师父！师父！慢慢走！”

老头儿好象沒听见似的只顧往前走。看他走得很穩健，不快不慢，木匠跑着赶，可老是追不上。

一直追到东海边，方才追上了。木匠气喘吁吁地一手紧拉住老头的衣袖，說：

“魯班……仙师……！”

“你不要認錯人哪？”老头微笑着。

“魯……班仙师，你一定教給我一些本領！”

“我有什么本領教給你呢！”

木匠拜倒在地，恳求着。老头儿被他纏不过，說：

“好！我教給你些小玩艺吧！”說完，向东海把嘴一張，一口唾沫直向海中飞去，落在水面上。刹那间，一群黃魚，有数千万条聚集在海面上，爭着把唾沫星子都吃了下去。

木匠看着藍藍的海中，黃魚跳着搶吃唾沫，卷起一陣陣白色浪花，好看极了。待到想起，手中拉住的老头衣袖不見了，四周寻找，哪有老头儿的影子呢。

他想到遇見仙师沒学到手艺，不禁对着东海哭了起来。

木匠妻子拿着丈夫衣服紧接赶来，只見他的丈夫对着东海大声号哭着。妻子急着問道：

“沒有追到魯班仙师嗎？”

“追到了，可是……跑了！”

“魯班仙师教了你本領嗎？”

“沒……有！”木匠又哭了起来。

“留下什麼嗎？”

“沒有……，他只是開了個玩笑，把唾液吐到東海里，說是給了我。但是唾沫星都被海里的黃魚……搶着……吃掉了！魯班……仙師乘我看得出神時跑掉了！”

妻子的眼珠亮了起來，急着說：

“唾液……黃魚吃去了，那一定是寶貝！”

木匠陡的站了起來，說：

“對！又虧你提醒。快去拿魚網來，捉黃魚。”

夫婦倆鬧了一陣子，捉到了一網黃魚，剖開魚肚子一看，有一段青綠色黏黏的東西，木匠快樂極了，把那段黏膠拿回家去，黏在兩塊木片中間，果然黏得很牢，象是天生成的一塊。他快樂的對空拜了幾拜，說：

“魯班仙師！你給我留下無價之寶了！”

從此以後，木匠就能用黃魚膠膠合木器了。直到現在，黃魚肚中還有一段膠，那就是魯班仙師傳給木工們的。

烏 龜 山

陳 浩 整理

好多好多年以前，太湖還沒有現在這樣大。靠近太湖有兩個縣城，一個叫一羊縣，一個叫二羊縣。這兩個縣城中的老百姓都靠捉魚為生。一羊縣結子鄉有一個漁夫叫楊本，他家里很窮，連漁船都沒有，每天只拿了几代傳下來的破魚網在湖邊捉魚過活。

有一天，他撒了一網，拉網時覺得很重。他想一定網到一條大魚了。但是網拉起來，連條小魚都沒有，只見一個綠毛茸茸的東西，耽在網里，再一看，原來是一只象圓桌面大的大烏龜。

楊本把它背了回來，放在家門口的小河池中。人家勸他把烏龜杀掉，撬開龜壳，就可以得到許多珠寶。楊本說：“我不要珠寶，我捉捉魚吃三餐飯就夠了。這麼大的一只烏龜，不知有幾百年了，杀掉它舍不得的。”楊本從此每天把吃剩的飯粒，拋到河池，喂養着它。

這樣過了三年。有一天，楊本照例的去喂它。大烏龜浮上水面來轉動着骨碌碌的眼珠瞪着他，接着說起人話來了：

“楊本勤勞，心地又好，

洪水要來，水淹高橋。

房屋樹木，都要淹掉。

快些逃難，性命好保。”

楊本很奇怪，怎麼大烏龜居然說起話來，說的又是洪水到來的大事情。他問道：“洪水究竟啥時光來呢？”

大烏龜說道：

“不在今朝，不在明早，

縣衙門前，石獅睡覺，

獅子眼紅，洪水就到。”

楊本說：“那麼我要去关照大家，準備逃難。”大烏龜又說道：“別人可以去关照，但是不要去告訴縣官，他將來會害你的。”

楊本從此天天大清早到縣衙門前去看石獅子，也把洪

水就要到来的話告訴了全县全村的人。他想：县官虽然是个坏蛋，我可不能見死不救。因此也去关照了他。

楊本一連看了十几天，石獅子的眼睛老是沒有紅起来。住在县衙門附近有一个杀猪的屠夫，每天看到楊本来看石獅子的眼睛，有些好笑。他想到：“石獅子是石头做的，眼睛怎会紅起来呢！楊本太傻了。明天，让我把猪血涂上，再問楊本，石獅子紅了眼睛，洪水为什么不来！”

第二天，楊本又急匆匆跑到县衙門前，突然看到石獅子的眼睛，紅得象鮮血一般，他惊駭极了，大声叫道洪：“水要来了！洪水要来了！石獅子紅了眼睛，洪水要来了！大家逃难啊！”馬上，天就黑得和漆一样，只听见天坍下来一样的轟轟的声音，滔滔的洪水排山倒海的来了。白浪滚滚，漫将起来，大家都呼儿喊女，扶老携幼的搶着上船逃命。楊本忙着帮助大家逃难，待等自己想找块木板逃命时，洪水已經淹沒到他的胸口了，正在危急的时候，他喂养的那只大烏龟乘着波浪来了，叫道：

“楊本，楊本，快快爬上我的背脊心，

洪水没掉屋頂，我会教你脱离險境。”

楊本急忙爬上它的脊背，洪水真的已經把屋頂都淹沒了。楊本在大烏龟的脊背上随着波浪上下，平稳得象乘上了一条大船一样。他望望四面，只看見白茫茫的一片。城墻、屋頂、树木都沒在洪水中了。水面上浮着长的、短的、方的、圓的許許多多物件，还有許多爬的、跳的、走的、飞的許許多多动物。

大烏龟一直游到二羊县，逃难的老百姓都在那里，都是

坐漁船逃出來的，依旧靠打漁为生。县官也全家逃在那里，依旧要漁民納稅。

县官夫人受了惊恐，生了重病，請遍了二羊县的名医診治，都不見效。于是县官想到了楊本，既然能預先知道洪水的到来，一定有法子医治夫人的疾病。立即喊楊本来，对他說：“你知道石獅子紅眼睛，洪水就到来。你一定是个妖人，本县要把你杀头治罪。但是也有一个饒恕你的方法：你只要治好我夫人的病，非但不杀你，还把我美丽的女儿嫁給你。”

楊本想到大烏龟的話，救了县官，真的害了自己。二羊县的多少医生都診治过了，沒有功效，自己又不是医生，有什么方法能治好县官夫人呢？他流着泪来到太湖边，望着茫茫的湖水，望着隱隱約約在水底里的結子乡的家乡。想到不死在洪水里，却死在县官的刀下，不禁大哭起来。只听見有人說道：

“楊本，楊本，不要伤心，
我有灵药，医治夫人。”

楊本一看，四周无人。再看，大烏龟正从水中爬上岸来，伏在他身边。楊本說道：“大烏龟啊！你有什么灵药，能够治病呢？”

大烏龟說道：

“医病灵药，在我背心。
扳起硬壳，龟珠晶明，
拿去煎湯，百病減輕。”

楊本弯腰扳一扳大烏龟的硬壳，果然有一粒滾圓晶亮的大明珠滾到地上。楊本拿去交給县官。夫人吃了龟珠煎

湯的藥，病減輕了不少，兩天後，已經完全健康了。

夫人的病一好，縣官就上了心事。楊本是一個捉魚的，堂堂縣官的女兒怎能嫁給他呢？接着就想到一個辦法，對楊本說道：“現在你是我的好女婿了。但是我們門第不相當，你應該要發一筆大財，才能和我的女兒成親呀！你快去找上次你拿來治病的大明珠，有了一斗明珠，你就變成大富翁了。那麼你富我貴，才能配親哪！”

楊本說道：“我不配做你的女婿，我也不想做大富翁。你放我回去，讓我仍舊去捉魚吧！”

縣官面孔一板，罵道：“不識抬舉的東西。你既不愿意去找，你告訴我地方，我自己去。”

楊本無論如何不肯說。縣官假意放他回去，暗地裏跟在他背後。只見楊本一直走到太湖邊，大聲叫道：“大烏龜啊！大烏龜！楊本險些見不着你的面。”

大烏龜听得楊本的聲音，把圓桌面大的脊背浮出水面，慢慢的游過來。

縣官立即跳出來威脅楊本說：“上次你拿來的寶珠一定是龜殼里的。現在等它來時，你照樣向他要一斗，否則要把你當做妖人砍頭。”說完又躲到樹背後去了。

大烏龜爬上岸來，象老朋友似的爬伏在楊本身邊。楊本對它哭着說道：“縣官要你的明珠一斗，否則又要砍我的頭。”

大烏龜說道：“託他自己來拿吧！他要是扳掉我的龜殼，我的身體就要長大起來，但是你不要怕，只要把我的龜殼藏好，把它放到我的背脊上，我仍舊會變成原來的樣子。

如果丢掉龟壳，我就永不会活了，就要变成一座小山了。”

县官在树背后听得真切，不等他说完，早已跳到大乌龟的身边，用力扳着龟壳，但是一粒珠子都不滚出来。县官用尽力气扳着龟壳，只听得豁刺刺的一声巨响，龟壳离开龟身落在地上，县官也跌倒在地。县官赶紧爬起看有没有大明珠，只见大乌龟的身体霎时间大了一倍，一眨眼又大了十倍，两只龟眼象大灯籠似的骨碌骨碌怒瞪着他。县官吓得晕了过去。大乌龟的身体还在一刻不停的长大着。

这时节，一阵刮地大风吹来，把沙石都卷了起来。天又黑得象漆一般，风吹动着湖水冲上岸来。洪水又排山倒海的到来了。白浪滔滔，水声奔腾。县官的身体吞没在洪水中了。楊本先是看呆了，这时方才想到把龟壳放到它身上，洪水冲倒了他几次，他终于奋勇的在水中拿起龟壳，一只手攀登上乌龟的身体。大乌龟还在长大着，它的身体已经象座小山了。楊本费力的爬上去，又要和冲来的洪水搏斗，好容易爬到半山，精疲力尽，听着洪水在他脚下奔流过去。楊本手一滑，跌下了几步，幸好没有跌在洪水中，他双手赶紧扳住龟身，不让自己跌下去，另一只手一松，圆桌面大的龟壳掉在洪水里，打了一个旋涡，沉没在水底里了。洪水还象万马奔腾的滚来，二羊县又沉没了，房屋树木，都淹没在水中。楊本爬上了乌龟的背脊上，已经象爬上了一座小山的山顶，前后一看乌龟的头部也象一座小山，尾巴也象一座小山，浮在水面上。水在升高，升高，大乌龟的背脊也在升高，升高。

楊本在背脊上哭叫道：“大乌龟啊！大乌龟！快把我驮到陆地上去吧！”但是大乌龟已经不会说话了。它的皮肉

慢慢地坚硬起来，变成了石头。

楊本哭叫着，始終沒有得到回答。他等了半天功夫，有一条逃难的漁船飄过，方才救他上了船，逃到无錫开花乡，依旧靠打漁为生。他常常到湖边去看看大烏龟，为了沒有把龟壳放在它背上，感到終生不安。大烏龟的背脊永远露出在水面上，雨量多、水大的年头，它会随着升高起来。大烏龟虽然变成了三座小山，但是它还忘不掉在它背脊上有一个楊本，怕他被洪水淹沒。

太湖畔的老百姓，就叫它做“烏龟山”。一羊县和二羊县都沉沒在水中，太湖从此扩大了。干旱水淺的年头，有些漁民还曾經看到水底下县城中的屋頂和街道，还有县衙前一对紅了眼睛的石獅子。“水沒三羊县”的傳說一直流傳到今天。

史白道

陈 洁整理

有人說：月亮里面的婆娑树，每隔六十年有一个叶子飄落到人間，就变成了三条腿的蟾蜍。誰要是吃了它，就变成神仙，吃一半就能成半仙。听說，很早很早以前，无錫县刘舍乡的一个貧苦农民，叫史白道的，就碰見過一次。

这天，史白道餓着肚子下田，翻了一回泥土，覺得头晕眼花，就坐下来休息一会。突然，他面前发现了一只三条腿的蟾蜍，正在慢慢地爬开去。他高兴极了，連忙脫下衫子，

細心地把它捉來包好，揣到懷里，飛快地跑回家去，和妻子商量怎樣吃這一只蟾蜍。

妻子要丈夫把它吃掉，吃後可以當神仙。丈夫卻一定要和妻子同吃，寧可作一個半仙。正在你推我諍的時候，突然看見門前大路上，地主和一群人向村上走來。白道急得慌了手脚，連忙把蟾蜍一口吞下，從後門逃去。

蟾蜍在嘴里嚥不下，白道只咬掉了它後面一條腳，這小東西拚命掙扎着逃跑了。

說也奇怪，白道吃了蟾蜍的腳以後，做起田活來特別快，鋤地鋤得特別深，幾百斤的東西放在肩上很輕鬆。于是他干完了活，一有空暇，就練習武藝。

秋天，運河上來了地主收租的大木船，史白道見了恨得牙癢癢地，便站在史家橋北面箭墩上，挽弓搭箭，向三里外的地主收租船上射去，箭箭中篷索，地主的船只沒有了風帆，駛得慢了。

白道快步回到村里，关照村里人快作準備，自己坐在家裡等待。

地主的狗腿管賬帶領着一群爪牙，耀武揚威地走進村來，一家一家的追討新租和舊欠。但是一家家撲了個空。管賬怒沖沖的走到史白道家裡，看見了史白道，知道有些蹊蹺，要將他送到地主家中治罪。白道說：“好的，託我拿上一個鋪蓋卷跟你們去就是了。”

白道拿了一條破草蓆，跑到後門口，把一個五百斤重的輾壓土場的石礮礮卷在破草蓆里，放在肩上，跟着狗腿子就走。

狗腿子都上了船，白道在岸上向站在船头上的人說：
“託开些！我的鋪盖要扔下来了。”

船上人認為一个鋪盖卷沒啥大不了，說：

“你拋下來就是了。”

話未說完，鋪盖已碰着船头，只听“蓬”的一声，船头裂开几片，水向船艙中直冲进去。狗腿子忙着跳水逃命，把地主的租簿統統沉在水底了。

地主听到了逃回去的狗腿子的哭訴，勃然大怒，馬上派人半夜里趕去打撈租簿。

第二天，地主帶了打手赶到史家巷。正見白道在田間鋤地，狗腿象瘋狗一样地扑上去把史白道用繩索捆綁起来，押到船上。

解纜开船不久，白道在船艙中对狗腿說道：

“我累得很，让我伸一下腰吧！”

地主回答道：“累死，活該，看你可怜，让你伸一下吧！”

史白道橫躺在艙中，头和脚頂着左右船舷，使劲一伸腰。船只“格……喀”几声，船舷、船底分裂。一船人很快地沉沒水中。地主和狗腿慌忙逃命，白道早把縛在身上的繩索掙断，跳上岸自己走去了。

兩兄弟

徐元整理

有兄弟俩，都是雇工，哥哥叫毛一，弟弟叫毛二。毛一